

东野圭吾

幻夜

ゲンヤ



南海出版公司

ゲンヤ

幻 夜

〔日〕 东野圭吾 著

李炜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幻夜 / (日) 东野圭吾著 ; 李炜译. — 3版. 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8.5
(东野圭吾作品)
ISBN 978-7-5442-9181-1

I. ①幻… II. ①东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469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7-160

GENYA

by Keigo Higashino

Copyright © 2007 by Keigo Higashino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ia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幻夜

〔日〕东野圭吾 著

李炜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
特邀编辑 黄莉辉 倪莎莎
装帧设计 李照祥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张 16.5
字数 412千
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3版
印次 2018年5月第50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9181-1
定价 59.6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第一章

1

昏暗的工厂里，机床的黑影排成一排。那样子让雅也想到夜晚的墓地。不过，老爸要进入的坟墓并没有如此气派。黑影们看上去就像失去了主人的忠实奴仆。它们也许正和雅也怀着同样的心情，静静地迎接这个夜晚。

雅也把盛着酒的茶碗送到嘴边。茶碗的边缘有个小缺口，正好碰在嘴唇上。喝完，他叹了口气。

旁边伸过一个酒瓶，把酒倒入他的空茶碗里。

“以后在各方面都会有困难，但不要气馁，加把劲儿吧。”舅舅俊郎说。覆满他整个下巴的胡须已变得花白。他的脸红红的，呼出的气息有股烂柿子味。

“也给舅舅添了不少麻烦。”雅也言不由衷地说。

“这倒没什么。我担心你以后怎么办。但你有一技之长，应该不愁找工作。听说西宫的工厂已经录用你了？”

“是临时工。”

“临时工也行。这年头有个饭碗就不错了。”俊郎轻轻拍了拍雅也的肩膀。雅也对他这样触碰自己感到不快，但还是讨好地冲他笑了笑。

灵台前还有人在喝酒，是与雅也的父亲幸夫关系最亲密的三个人——建筑队老板、废铁商和超市老板。他们都喜欢打麻将，经常聚在雅也家里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五个人还曾一同出游釜山。

今晚守灵，露面的只有这三个人和几位亲戚。雅也没有通知太多的人，人少也是理所当然，但雅也认为就算都通知了也不会有太大差别。那些客户就不用说了，同行们也不可能来，就连亲戚们都是上完香便匆匆离去，似乎生怕待久了雅也会开口要钱。亲戚中留下的只有舅舅。至于他不回去的原因，雅也心知肚明。

建筑队老板把瓶里的酒喝光了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瓶酒，剩下的只有俊郎像宝贝似的抱在怀中的那瓶了。建筑队老板一边慢慢啜着杯中只剩三分之一的酒，一边望着俊郎。俊郎一屁股坐在炉子旁，一边啃鱿鱼干，一边独酌。

“我们该告辞了。”废铁商先提了出来。他的杯子早就空了。

“是呀。”另外两个人也慢慢抬起了屁股。

“雅也，那我们回去了。”建筑队老板说。

“今天各位在百忙之中还专门过来，真是太感谢了。”雅也站起身低头道谢。

“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管说，会帮你一把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以前也受过你们家老爷子的关照。”一旁的废铁商说。超市老板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你们这番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届时还请多多关照。”雅也再次低头致意。三个明显见老的人也点头回礼。

他们走后，雅也锁上门回到屋里。和工厂相连的正屋里，只有一

间六叠^①大的和室和一间狭小的厨房，二楼还有两间相连的和室。三年前母亲禎子病死前，雅也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。

在摆放灵台的和室里，俊郎还在喝酒。鱿鱼干似乎已经吃完了，他正把手伸向建筑队老板等人留下的花生米。

雅也开始收拾零乱的东西，这时俊郎怪声怪气地说：“说得倒好听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前田那老家伙。说什么能做到的尽管说，会帮忙的。真是口是心非。”

“那不过是客套话。他们手头也很紧。”

“那倒不是。就说前田吧，通过接些小活，倒是挣了些小钱。我觉得按说他能帮你爸爸一把。”

“我爸并没想依靠那些人。”

俊郎闻言冷哼了一声，歪歪嘴角说：“怎么会呢，你什么都没听说？”

俊郎的话让雅也停下了正在擦盘子的手。

“手头没钱偿还买车床的贷款时，幸夫最先想到的就是和那三个人商量。但是，他们不知从哪儿听到了消息，全都关门不见。那时候哪怕有人拿出一百万元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。”

“舅舅，这事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你爸爸。他曾生气地说，生意好的时候都笑咪咪地围在身边的那些人，一旦生意衰落，立刻态度大变。”

雅也点点头，又开始收拾。这事他第一次听说，但并不意外。他原本就不信任那三个人，去世的母亲也讨厌他们。母亲的口头禅是：

①日本计量房屋面积大小的单位，1叠约为1.62平方米。

“不管跟谁一起出去都一样，买单的总是你爸。”

“肚子饿了。”俊郎嘟哝着。一升装的酒喝光了，盘子里的花生也没了，雅也把空盘子放到托盘上。

“还有什么吃的吗？”

“馒头倒是有。”

“馒头呀。”

雅也斜瞥了一眼皱着眉头的俊郎，然后把放着脏碗盘的托盘端到厨房，放进水池。水池马上被塞满了。

“雅也，问你点别的事。”身后传来说话声。雅也扭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俊郎已站在厨房门口。“和保险公司谈过了吗？”

终于说到正题了。雅也心里这样想，脸上却不露声色，只是摇了摇头：“还没有。”他插上烧水器的开关，从里面倒出热水，开始洗餐具。水原家的房子建于四十年前，没有可以直接出热水的设备。

“你已经联系了吧？”

“忙这忙那的，还没顾上。这时候如果保险公司来人，反而麻烦。”

“也许是这样，但还是尽早办理为好。手续办迟了，赔付也会相应推迟。”

雅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他清楚俊郎的用意。

“有保险证书吧？”俊郎说。

雅也的手停了一下，随即又开始刷盘子。“有。”

“能让我看看吗？”

“嗯……过会儿拿出来。”

“我想确认点事情。这些东西明天刷就行，现在马上拿给我看看。要不然告诉我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拿。”

雅也叹了口气，放下了满是泡沫的海绵。

和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小茶柜。那是父母结婚后不久买的東西，年代相当久远了。柜子最下方的小抽屉里放着一个蓝色文件夹，里面仔细收放着寿险、火灾保险和车险等合同资料。母亲最擅长这类需要细心周到的工作。雅也觉得，母亲死后，工厂才开始出现经营漏洞，尽管以前只要母亲对工作提出意见，父亲都会大发雷霆，说女人不该插手工作的事。

“三千万呀，果然。”俊郎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，看了看文件夹。他有些不满，或许因为金额比预想的要少。

“听说是从银行贷款时被要求入的保险。”雅也说。

“扩大工厂规模的时候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那是一九八六年，正是整个日本都头脑发热的时期。

俊郎点点头，合上了文件夹。朝着半空吐了几个烟圈后，他对雅也说：“剩下的借款还有多少？”瞬间，他混浊的眼球似乎亮了一下。

“大约是……两千万。”

上周和债权人进行了商议，当时雅也也在场。

“那么，就算把钱全还了，也还能剩下一千万。”

“算是吧，但不清楚实际会怎样，也不知保险金会不会全额支付。”

“肯定会支付，又不是死于非命。”

雅也沉默着。他想说，不是死于非命还是什么？

“雅也呀，估计你也听说过……”俊郎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。

雅也已猜到他会拿出什么东西。不出所料，俊郎掏出一个茶色信封，从里面取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，在雅也面前展开。

“你妈妈去世前——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——说是需要一大笔钱，过来求我，我呢，就给她凑了四百万。后来经济不景气，我也不好意思催亲姐姐还钱，所以一直拖到今天，可我的生意也不行了。”

俊郎以神户和尼崎为中心做眼镜和钟表的批发生意，全都批发给了镇子上的小零售商，整日从早到晚开着小货车四处奔波，凭借多销提高收益。泡沫经济崩溃后，他的收入明显减少，那些小零售店已经没了再进货的能力。但俊郎资金周转紧张，原因不仅如此。雅也记得以前母亲曾说过，俊郎炒股赚了不少钱，尝到甜头后，就再也不想努力工作了。

“我真不想说这些事。”俊郎愁眉苦脸地搔着头，“我也借了钱，而且是高利贷。如果一直不还，不知他们会怎样对我，说实话，我很为难。”

“嗯，我明白。”雅也点点头，“别处的借款清算完后，会把钱还给舅舅。”

“是吗？你能这样说，我就得救了。”俊郎龇着黄牙笑了，“对方不是一般人，他们也知道我借给你们家钱了。所以，如果我无法还钱，他们就会让我交出借条，最终还会给你添麻烦。我一直左右为难。”

“肯定会还您。”雅也又说了一遍。

“呃……太好了。在这种时候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俊郎摆出一副过意不去的面孔，指间夹着香烟，双手交叉以示歉意。

喝光仅剩的一点啤酒后，俊郎说困了，就上了二楼。他以前经常来这里，对哪个壁橱里放着待客用的被褥了如指掌。

竟然说妈妈去求他，借了一大笔钱！

父亲说过借钱的经过。父母在俊郎的唆使下买了投机股票，不，确切地说是被卷入了俊郎操作的投机。俊郎说由他先垫上，让幸夫写下借条，好像还说借条没有太大意义，只是形式上的。幸夫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妻弟所骗。事到如今，就连俊郎是否真的在买卖投机股票都让人怀疑。

雅也转向殡仪馆推荐的最便宜的棺材，盘腿坐下。父亲的遗像看

上去一脸虚无。可以想象他临死前肯定也是这副表情：失去了一切，绝望，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

雅也站起身，打开通向工厂的玻璃门。冰冷的空气迅速包裹了全身，他打了个冷战，穿上拖鞋。水泥地面像冰一样寒冷，四周弥漫着刺鼻的机油和灰尘的气味。他不喜欢，但从小就已闻惯。

他抬头仰望房顶。钢骨的房梁横贯左右。尽管光线昏暗看不清楚，他却能在心里描绘出房梁上生锈及油漆脱落的样子。其中一块酷似日本地图。

就在前天晚上，雅也回到家，发现在那日本地图的正下方垂着绳子，父亲吊在那儿。

2

亲眼看到吊在钢骨下的父亲时，雅也竟然没感到震惊。不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他扔掉了手中的超市购物袋，慌忙跑到父亲身边。站在寒冷彻骨的工厂里，仰望着已彻底不动的父亲的遗体，“该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”的想法确实从他脑中一掠而过。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在不久的将来到来，却从未多想。

身体还在颤抖，雅也披上了挂在墙上的防寒夹克。这件衣服对身高足有一米八的他来说有些短小，相反，不足一米六的幸夫穿上则过于肥大。
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手指碰到了烟盒。取出来后，发现里面还塞着一一次性打火机。还有几根香烟，也许是幸夫剩下的。

雅也叼起一根有点弯的烟，点着火，一边望着工厂里贴的写有“禁止吸烟”的纸条，一边吐出烟雾。那是还有工人的时候贴的。只

剩下父子二人干活时，父亲开始叼着烟站在机器前。

父亲遗留下的香烟潮了，特别难吸。雅也吸掉三分之一，便扔进了父亲用来当烟灰缸的空罐子。

雅也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走到一台机器前。那是一台放电加工机，正如它的名字，是靠放电现象将金属加工成特定形状的装置。它很特殊，而且价格高昂，在一般的町工厂里很少见。刚买入的时候，父亲曾雄心勃勃地说：“不论什么时候有人委托咱们造模型，都不用担心了。”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就在几年后，这类工作锐减。

机器旁边有一个小橱柜。雅也打开柜门，取出一只蒙着一层薄灰的长方形玻璃瓶。他用袖子擦了擦灰尘，依稀能看到“Old Parr”的字样，一摇，发出了液体的声音。

“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！从没听说过！”那时，雅也的话把周围的工人们都逗笑了。只有一个人满脸认真——父亲幸夫。

“不，我刚听说时也觉得肯定是骗人。但那是制造厂的人说的，断言加工速度能提高两三成。”

“肯定是别人骗你玩呢。喂，老爸，别试了，多可惜呀。”

“不试怎么知道。”幸夫说着把 Old Parr 里的液体咕嘟咕嘟地倒了出来。

加工槽里原本有油，使机器放电，但幸夫不知从哪儿听说，往油里加入威士忌能提高加工速度，而且威士忌越高级，效果越好。没过多久，幸夫就发现自己被人耍了。看着左思右想的他，雅也等人捧腹大笑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机器周围都散发着威士忌的气味。

雅也打开瓶盖，直接对着嘴竖起了瓶子。倒入口中的黏稠液体和那时的味道一样。

约五年前，泡沫经济正处于高峰期。

幸夫竭力想把水原制造所发展成规模更大的工厂。靠一台二手车

床起家的制造所，由于赶上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，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金属加工厂。幸夫的梦想是实现进一步的飞跃，直接从大企业接到订单。如果只接双重承包业务、三重承包业务，工厂没有发展前途。幸夫经常这么说。

在那之前，雅也一直在家电制造厂的机械部工作，制造生产设备。那时他从技校毕业已有两年了。幸夫提出让儿子辞去工作在家里帮忙，因为他有一定的把握。当时经营状况确实良好，雅也丝毫没有担心。

但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不能否认那个时候经营已相当勉强。出口产品大部分在当地生产，在这种潮流下，东南亚逐渐成为竞争对手。日本的承包企业想要有活干，就被迫大幅削减成本。

那时几乎没有真正有实力的企业，有的只是浮夸的数字。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反而在银行的花言巧语下积极进行设备投资或扩大规模。所以，雅也并不想只责备父亲。当时大家都很浮躁，并错误地认为这种盛况会永远持续下去。

即便如此，回顾这两三年业绩的下滑情况，雅也仍有些头晕目眩。最初认为只是今明两天没有工作，接下来觉得只有自己这一行没活干了，之后才发觉不对——也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当觉察到原来是日本的产业整体下滑时，已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了。

经过再三恳求，才从有长期业务往来的公司要到一点订单，但仅勉强够维持生计，无法指望还清巨额贷款。上个月水原制造所只生产了一个高频淬火用的线圈，先把铜管敲打加工，然后焊接，值不了几万元。今年过年连年糕都没买。

债权人几天前和水原父子协议后，决定了水原制造所的命运。他们手头一无所剩，今后需要决定的只是什么时候搬出去。

“走投无路了。”债权人走后，坐在工厂角落里的幸夫突然冒出这

么一句话。本就身材矮小的他弓着背，让雅也联想到枯萎的盆栽。

已经猜到父亲会自杀，却故意不去想？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确切地说，是故意假装没有注意到父亲将自杀的迹象。装给谁看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雅也自己。如果注意到了，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父亲自杀，是身为儿子应尽的义务。

注视着父亲潦倒的背影，“干脆死掉算了”的想法从雅也心中掠过。他知道父亲入了寿险。因此，看到父亲上吊身亡时，他最真实的想法是“这下总算解决问题了”。

威士忌喝光了。雅也把瓶子扔到地上，方形的瓶子只滚了半圈就停下了。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天快亮了。

雅也刚要回屋睡觉，脚掌突然受到冲击，一下没站稳，趴在了地上。

地板伴随着轰响声开始剧烈地起伏震动。他惊讶地环顾四周，但还没看清楚，身体已经像从斜坡上滚落下来似的滚起来。

雅也撞到墙壁，停了下来，地面的摇晃依然没有停止。他马上抓住了身边的钻床。四周的情景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钢骨支撑的墙壁开始大幅度弯曲，挂在墙上的黑板、钟表、工具架全掉了下来，在半空中飞舞，足有几百公斤重的加工机器的支架都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。

头顶上传来断裂声，紧接着落下无数碎片。屋顶塌了。

雅也根本无法动弹。当然也有恐惧的因素，但过于剧烈的晃动使他无法站立。他凑到钻床边，双手护住脑袋。地面一刻不停地震动，沙尘暴般的东西向他全身扑来，时不时传来爆破般的声响。

他透过指缝看了看正屋。从洞开的大门看到了父亲的棺材，棺材已从架子上滑下。灵台已面目全非。紧接着，巨大的块状物体落了下来，房屋随之消失。刚才还摆放灵台的地方瞬间变成一堆瓦砾。

雅也不太清楚晃动持续了多久，四周总算平息下来后，身体却依然感觉晃动尚存，恐惧也没有消失。他在原地蹲了很久，之所以决心站起身，是听到有人喊“着火了”。

雅也环顾四周，提心吊胆地站起来。工厂的墙壁几乎已全部倒塌，其中一部分是向内倾倒的，幸好结实的加工机器保护了他。他的防寒夹克上四到处都是被撕开的口子，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重伤。

从已没有墙壁的工厂里走出来，看到周围的情景，雅也惊呆了。街道消失了，原本在对面的菜饼店和旁边的木房子全被毁得面目全非，甚至无法辨别道路与房屋。

有人在惊慌地哭喊，雅也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看。是一个身穿灰衣的中年女子，她的头发也是灰色的。定睛一看，还有其他人。真是奇怪，此前那些人的身影根本没有进入雅也的视线，可见废墟的场景让人震惊到了何种程度。

中年女子注意到了雅也，便满脸是泥地跑过来。“我孩子在里面，请帮帮我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他开始向前跑。她指着瓦房顶完全塌落的房屋。窗框或断或弯，玻璃碎片四处飞舞，有一处已开始冒烟。

雅也觉得靠一己之力很难救人，便环顾四周，发现没有人顾得上伸出援手。雅也使用散落在地上的木块等物一点点地清除压在房顶下的瓦砾。一直蹲在地上从缝隙往里看的女子突然高声喊道：“啊，那，是我的孩子，是孩子的脚！”

什么？正当雅也想往里看时，之前冒烟的地方突然蹿出了火苗。

“啊，啊，啊！”女子瞪大了眼睛惊叫着。火势迅速蔓延，刚才还能瞧见的地方已被完全掩盖。没有任何办法了。女子发出了怪兽般的叫声。地狱！雅也摇着头向后退去。

随后有些地方陆续开始起火。总也不见消防队员的身影，眼看着